

蠕菌般繁衍 並用力惡搞

文 | 賴俊竹

走進竹師藝術空間，如果沒有被葉怡利的〈蠕人KUSO神經傳染〉給你的第一印象——無聊、搞笑、不知所云、譁眾取寵、KUSO、果真是惡搞、會不會從此看不懂當代藝術…，嚇得落荒而逃。那我必須恭喜你。

其實「KUSO」一詞所傳達的除了表象的糞便、惡搞以及周星馳效應外，還有深層少人察覺的，伴隨心中扎實的無力感從而衍生的嚴肅自嘲。儘管知道KUSO的言行舉止通常換來的僅止於世人——神經、惡搞、譁眾取寵的印象，層次高一點的也不過成為是無傷大雅並引發會心一笑的作品，但葉怡利仍選擇以「KUSO」為體，一別其它嚴肅形式，以不具明顯意圖的道德家身分，將傾聽自己生命後看到的景觀給表達出來。

放下心中刻板的藝術形式與認知，剝開裹著洋蔥般糖衣的保護，〈蠕人KUSO神經傳染〉所傳達的訊息，其實充滿藝術家認知外的悲傷與疏離，一種對週遭人事物的疏離以及無力改變的悲傷。披上戲稱「橘花花」這件佈滿細菌般不停伸展、蠕動的觸鬚的外衣，與其說是KUSO的極致表現，倒不如看做葉怡利勇氣十足地將「自我」赤裸裸的暴露在世人眼前的壯舉。

即使只能像蠕菌般看似不具重量又無害地活動著，即使只能像蠕菌般讓人不甚討厭、卻也不願太過親近地存活著，即使不像SARS病毒那樣聲名遠播並具影響力（雖然後來證實只能在鄰近醫院的角落看到它幾乎快被遺忘的身影），她還是想要與這個世界，想和觀賞者有更深層的互動，透過她的作品。

看著蠕人KUSO般的樣貌與姿態，穿梭在台北流行文化集散地標，行走在你我之間，雖然不時地使出自創的「彩虹花花掌」——眼尖的人可看出乃源自中國武術中最高深莫測的，

同時也是當下風靡全球的太極；螳臂擋車般地挑戰外來流行文化並試圖與之抗衡，卻遭遇這些流行文化的同樣下場－於九百二十一秒後被世人所遺忘。蠕人雖然理解自己只能在白日夢的狀態下，用「彩虹花花掌」將台北101大樓擊成兩截，以「彩虹繡繡腿」將紐約紐約踢垮，幻想能在西門町馬路上種滿愛的小花…，蠕人卻從不曾放棄走入田野，苦行僧般地貢獻大環境裡微不足道的個人心力，而不祇是在工作室、辦公桌前高談闊論。於是，我們似乎能夠理解當初蠕人順勢出走前進桂林的原因，佇立江心試圖擷取天地精華苦練的用意。不僅是為了耍KUSO一番，更希望費盡心力帶回那滿車的小花，能在觀賞者心中鮮活茁壯。

若你有朝一日與友人用餐，抬頭發現蠕人無語地佇立跟前時，請別忘了伸出你的觸角，和她交往一回，並心存感激的領收她在你心中種下的小花，然後，將愛傳出去。如果連這樣KUSO的行為都不能吸引你的目光，引領你經歷充滿創造性的體驗，蠕人或你或我就必須有人得好好地與羅洛·梅談談「創造的勇氣」去。

網頁資料：第十二屆台新藝術獎 > [視覺藝術] 蠕菌般繁衍 並用力惡搞， at http://www.taishinart.org.tw/chinese/2_taishinarts_award/4_commentary_detail.php?MID=15&AID=66 (last visited 01/09/2020)